

鶴峯州志卷十四

雜述志

唐段成式之諾臯宋洪邁之夷堅大抵近稗史小說姑妄言之姑聽之蘇長公以此資談鋒則可矣不然若王喬鳧飛左慈羊鳴可入後漢書幽明錄搜神記可入晉書抑或不免於失之誣乎吾恐范蔚宗房喬諸人尙未足比功董狐也志雜述

容美司一稱柘谿按土司多以谿崙爲名如來鳳曰蕉谿桑植曰柿谿永順爲古溪洲溪卽谿也淮南子倣真訓登千仞之谿註谿蠻夷也以柘

鶴峯州志

卷十四

雜述

一

桑爲弓柘谿之稱或取義於此稱柘雞者誤土司之班宣慰爲上宣撫次之安撫又次之長官又次之然宣慰與宣撫不相統屬

土司承襲 國初猶屬吏部後改歸兵部土司部勒土民分風雲龍虎等字爲旗旗有長又其下有大頭目分管若干戶現在州民猶有存其祖先大頭目執照者

桑植縣志云永順保靖桑植容美爲四大土司而容美最強桑植亦能敵之後乃結好

容美宣撫司領長官司四曰椒山瑪瑙曰五峯石

寶曰石梁下崗曰水盡源通塿平椒山瑪瑙卽
今劉家司地石梁司今屬長樂縣地

土民稱崗長曰都爺其妻曰夫人妾曰某姑娘幼
子曰官兒女曰官姐子弟之任事者曰總爺其
次曰舍人

土司世崇武功至田世爵以後頗事詩書故田元
有金潭吟意筆草等刻而田旣霖兄弟三人未
承襲時皆補澧州長陽諸生又田舜年所著廿
一史纂載入省志

桑植中崗各土司嘗合兵圍田舜年於情田崗土

曰有羅文虎者素驍勇率土兵突圍赴中府調
援敵斷其一臂猶格殺數十人乃斃解圍後舜
年斬先退土民二人以殉羅葬羅突圍三次因
名其戰處曰送三塹

情田崗在太平鎮東里許高三四丈濶可容數百
人門二在左者八分書情田崗三字在右者棊
記於側字跡多模糊大畧言藏兵事尾署康熙
庚申年田舜年譟相傳舜年被桑植各司圍崗
閱數日於崗中伏流內捕魚數尾擲以與敵敵
相顧謂曰彼尙有魚可餐我等糗糒已盡援師

至將何以戰因解圍去去之日大雨如注舜年
訶知敵來時車東河苦竹壩二處皆繫繩兩岸
緣繩而渡山水驟漲必難速濟遽發土兵分頭
尾追蹙殺無算遂於太平鎮關廟鑄鐘銘功有
以數百人殲賊數萬等語今其鐘猶存
平山萬全洞田舜年所營有碑記在山上今尙存
但洞須緣溪而上其舊砌磴級多爲崩石擊碎
罕有遊者
紫雲山下有鐵鎖橋歸流後橋已傾圮而鐵鎖猶
橫繫兩岸後亦爲人攫去

城北五里曰果老洞俗傳土司時有仙居洞中歲
飢土民貸米於仙先一夕禱之明晨往取則米
在洞門如所求之數後因貸者不償禱不復應
語頗怪誕然果老仙洞爲容美八景之一或土
司神道設教假此以愚土民歟

桑植縣志云縣西北一百二十里有大崖屋寬布
數十席石壁上有墨書山高水長億萬斯年八
大字相傳容美桑植二土司尋盟於此
土司曾受吳三桂僞封故其時給土目執照尾署
周二年印鐫承恩伯印四字

土民皆不受學有唐世英者能吟詩邑士人曾見其遺稿百餘首今已散佚

湖南石門慈利所屬有世襲所官隘官以防禦土司爲責任據澧州志稱肇自蜀漢建興年間下及唐宋以來皆仍其舊至明洪武後乃確鑿有徵其制所官世襲千戶隘官世襲百戶所官地丁銀徵三免七隘官地丁銀徵七免三自行團練不請糧餉亦不給兵仗雍正十三年各土司俱已設流部議各所隘旣無防禦之責又無管束軍民之任請將原缺裁汰我

鶴峯州志

卷十四

雜述

四

世宗憲皇帝俯念該祖父等著有勞績不忍令其廢置分別賞給千把總職銜准其子孫永遠世襲乾隆三年慈利所屬山羊隘五十里以內之地撥歸鶴峯各世職有歸州屬管轄者遇有承襲事件仍歸湖南州縣核辦

相傳彝陵鎮總兵冶大雄微時販馬至容美司爲峒主所窘辱後鎮彝陵數構之制府以致列款糾叅然閱桑植縣志當雍正五年桑植改土時前制府傅敏密摺奏稱鄰司田明如桀驚狙詐或恐各傷其類相煽爲變請調兵預防是明如

之不軌素著不待他人媒孽也且雍正七年以前各土司以次歸流明如苟達時務自行歸誠改土必可仰邀

恩眷不此之圖而負隅自固已經糾叅尙謀抗拒其身死不致戮屍妻子復獲安插猶爲幸耳

相傳土司時老林未墾猴類之最多者俗呼爲十萬猴一日西路斥堠守者鳴角報警土目屬衆拒敵比至則鄰□並未犯境詢之守者對以遙見車東河敵兵□水人數彌漫無筭土目轉告尙主議治以虛報軍情之罪尙主曰是必有故

使人往探則是日十萬猴過河也乃更賞守者土司女優最工桃花扇漫述云楚地之容美在萬山中阻絕人境卽古桃源也其尙主田舜年頗嗜詩書予友顧天石有劉子驥之願竟入洞訪之盤桓數月甚被崇禮每食必命伎奏桃花扇亦復旖旎可賞蓋不知何人傳入或有雞林之賈耶

明史載正德四年容美宣撫椒山瑪瑙長官司所遣劉思朝等赴京進貢沿途驛傳多需索爲偵事所發自魯橋以北計千餘金部臣以聞帝以

遠蠻宥之又嘉靖七年容美宣撫司龍潭安撫司每朝貢率領千人所過擾害鳳陽巡撫唐龍以聞部札按舊制進貢不過百人赴京不上二十人命所司申飭可見田氏恃險與遠恣意妄爲自明已然

故老言土司調民以箸則能飯者至以帚則掃境而出又言明如請中尙司過境奏伎歡飲密遣人往襲掠所獲民人繫以青麻索

州設流以後常德澧州及外府之人人山承墾者甚衆老林初開包穀不糞而獲每市斗價值四

十文較官斗僅值二十文迨耕種日久肥土爲雨潦洗淨糞種亦有不能多獲者往時人烟輳集之處今皆荒廢然聞方開墾時深山箐林中掘土數尺每有殘缺鼎鎚與一切農器故知陵谷變遷由來已久異時必可再墾也

州無十分歉歲以宜晴宜雨高下之收成不齊也民遇歲歉則挖蕨搗粉并採可食野草和飯充腹然亦辛苦備嘗矣

飛蝗邑之所無食稻之蟲卽生葉上狀如蠶頭有黑紋似山字生於秋前盛於秋後大約地高而

成熟遲者生蟲之歲間被其災
盛夏大雨往往山崩地裂甚至冲塌民舍人畜俱
有損傷說者以爲蛟起所致蛟之有無人未目
睹然當山水泛漲雖時值白晝亦晦暝異常且
必有雷聲隱隱似鎮蛟潛行慮其爲害者則蛟
起之說信不誣也

山水泛漲無歲無之惟乾隆五十三年五月二十
二日郭外西街冲去民舍數十間歷來未有
山林旣墾野獸久稀近十年來有獸稍大於犬頭
與耳畧似驢或黃色或黃白斑駁攫食村民雞
犬豬隻夜間或入城中同行或二三或十餘人
逐之似不甚畏邑人呼爲山猋

教匪滋事宜郡七屬惟鶴邑未遭蹂躪蓋崇山峻
嶺賊雖有險可據而無食可搏也惟與建始連
界之冷草塘游賊來擾被鄉兵禦却及林之華
一股竄踞芭葉洲大師駐札鄔陽關數月城市
鄉村俱皆安堵

文昌神像原祀於百斯庵乾隆四十三四年間有外
來學究自言姓方名曰士訓蒙庵中退然如不
勝衣至四十五年春杪忽詣九峯書院言我遠

安武生遊魯堂也以避訟入山故詭今名自寓
庵中以來朝夕見

文昌神像奉祀他神之側殊爲褻越而隱忍未言今
屈行矣故告之諸君卽移祀書院徐議薦廟言
談之間形狀迴殊平日諸生異之遂設座移祀
越數日往問則茫然無以應有告以自道其姓
名者頽發於面未幾辭館去

城中印山爲州治後宸城垣半跨其上若開墾耕
種不惟形家所忌且水潦衝洗勢必馴致崩裂
故歷來任其閒曠嘉慶十四年忽有兵丁耕種

於西民人耕種於東并由州治後築墻直抵城
根以爲疆界州屬士民呈請署知州劉運浩移
查禁止永以爲例

邑諸生艾家鑑赴乾隆庚子科鄉試闈中卽卷上
條陳本邑利弊以犯規戍烏魯木齊後遇赦歸
艾生爲人謙恭重義輕財非素以武斷挾制爲
能者緣以田土細故訟之官爲胥徒所窘辱故
憤而爲此然不控切己之害於有司而陳一邑
之弊於場屋其受譴宜矣志之以爲冒昧妄舉
者戒

州人趙士琨作傭於諸生田志壽家志壽夫妻病
瘵將死時子福珩甫四歲以屬士琨曰吾有弟
四人皆非可託孤者汝爲我撫之琨泣諾志壽
命子以叔呼之未幾相繼卒士琨內外摒擋一
無所私雖珩諸父亦心折珩弱冠入州學不數
歲亦死士琨復爲經紀其家可謂傭中佼佼矣
現年六十有餘操觚者不欲自亂其例故不入
義行傳

嘉慶十六年四月走馬坪民人某妻病見牀帳外
有人長三寸餘時下衣冠老少男婦自窻孔中

出者絡繹不絕家人初謂病者譎語視之如所
言然隔帳則見揭帳則無覩也鄰里聞其事者
往覘之所見皆同三日後乃滅病者無恙亦無
他異

水沙坪有舊開煤洞附近民人某兄弟三人往取
煤長者入洞甫丈餘疾呼救命其次入視亦仆
而呻吟幼者急歸邀妹夫某曳次入者出氣已
絕矣而曳者暈而復甦以爲可無害也次日二
人偕入曳長者之屍皆死洞中里人遂不敢復
入以鍊鈎縛長竹竿曳三屍出七竅流血遍身

青色無他損傷嘉慶二十年夏月事

世述錄稱巴東世譜載田思全先代累世同居其家共牢之犬有一不至則羣犬不食宋哲宗旌爲義門思全卽田思政之兄弟

又稱彝陵文相國鍊菴黃太史中含明末避難來容美司按明史文安之崇禎末年由南大司成罷歸至永明時乃起爲相其間十餘年賊氛正熾又按東湖縣志黃燦傳有明命旣革遁跡山中語則所稱二公避難容美之說信矣

又稱土司田甘霖臨終時有大星隕聲如雷又山

鶴峯州志

卷十四

雜述

十

石行數十步等異似因諸葛武侯暨韓魏公臨終事而附會之存而不論可也

土俗尙啞酒按杜詩蘆酒多還醉註云糜穀釀成不醉也楊升庵曰以蘆爲管吸而飲之一名鈎藤酒卽今之啞酒

雍正初慈利唐姓隘官將千金坪一帶山場田土南至告箭坡北至杉木場週圍約三十里用印契賣與容美土司價銀一千零五兩經上憲訪察隨有民人以土佔漢產俱控勘實以隘官貧乏飭原控民人照繳價值給容美司業付民人

耕管價係合夥湊集故有十大股六大股之分
比時林深木茂收成歉薄迄今開墾成塾田土
膏腴爲一邑最價值較前不啻百倍固由人事
興修亦地氣轉移使之然也

改土時慈利撥歸人民畏新邑役賦繁重紛紛具
呈奉督憲邁 批示修建城垣衙署及運江公
松三縣兵米俱撥土民應役客民免派故至今
關外除軍需外並無夫差

周化定大典河人年十六父病篤私禱於神割股
肉煎湯以飲父尋愈現業儒

分水嶺下陽河路旁有溜石一段於嘉慶年間白
日石裂聲震如雷往視之約寬寸許長丈餘裂
縫中深黑莫測如有星光飛舞遠近觀者旬日
乃止

巫者謂之端公病者延之於家懸神像祝禱又有
祈保平安或一年或二三年延巫祀神並其祖
先曰完鑼鼓醮一曰解祖錢此爲土戶習俗今
漸稀矣

又有祀羅神者爲木面具二其像一黑一白每歲
於夜間祀之名爲完羅愿此湖南客戶習俗○

按遂林李如石蜀語云壇神名主壇羅公黑面手持斧吹角設像於室西北隅去土尺許歲暮割牲延巫賽之考爰徼紀聞曰羅羅本盧鹿而訛爲羅羅有二種居水西十二營林谷馬場漕溪者爲黑羅羅曰烏蠻居幕後者爲白羅羅曰白蠻俗尙鬼故曰羅鬼今市井及田舍間有祀之紳士家否杜子美詩曰家家養烏鬼卽此也養去聲言供養也註杜詩者以烏鬼爲鷓鴣或云猪皆非又元稹江陵詩有病賽烏稱鬼句則烏鬼乃神名也按據以上所稱是羅神爲蜀人

所祀而流傳於楚其來已久

按田舜年廿一史纂載入湖北省志非荒陋無文比也惜哉金潭吟意筆草不可見矣迹其風雲龍虎頗尙武功銘鐘勒碑非夜郎自大哉然又工演桃花扇宜顧天石歎其旖旎可賞也他如所載鬼神事不必辨要其中風俗物產等類亦足以補所未備後之君子得以覽焉

嘉慶丁丑歲生榕從邑紳耆後以重修邑乘請於前署州事董明府議甫興而篆已卸今

吉薌畦牧伯莅任之初卽召諭紳耆曰邑舊志修於毛公畧具梗概今已八十餘年矣宜謀重輯邑中士孰司采訪予其執筆以俟命下之餘覺經費惟艱不能專設志局命生榕廣爲蒐采偕洪君先燾商榷草創稿初定呈請

牧伯編輯

牧伯簿書餘暇逐類修飾勒成卷帙并捐清俸命首事謀登梨棗雖山陬僻陋無可表揚然自官府

章程以及閭閻物產風俗梨然畢具且又志切激揚於往時循良政績與邑之孝子節婦義士文人足以興起頑懦者有善必錄無微不彰蓋所以昭聖世一道同風之盛而有造於是邦也大矣生榕幸與從事不揣固陋敬綴數語簡末以志欣喜之意云

州人部生榕謹跋